

亞洲與美

國安全

鄧公玄

一 前言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自始即忽略了亞洲的重要性，故最初當冷戰發生時，美國採取所謂歐洲第一主義。迄中國大陸淪陷，我政府避地來台，美國仍未正視亞洲問題。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始將其歐洲實施的防堵政策運用到亞洲方面。等到一九六二年以後，越戰逐漸升高，美國直接介入越戰，始有歐亞並重的趨勢。

迄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至九日，詹森總統偕國務卿魯斯克與越南元首阮文紹及總理阮高祺在檀香山舉行會議，發表檀島宣言，因而產生所謂詹森的「亞洲主義」。美國這種亞洲主義的出現，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更邁向光明的象徵。可是由於越戰的漫長拖延，使美國遭受國內外姑息輿論的壓迫，而美國青年反戰運動則有增無已，卒使詹森總統不能不於去年宣佈放棄連任總統的競選，而詹森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當然也遭到無情的打擊。

尼克森總統在去歲競選時期，因見美國輿情的傾向，即主張將對美國對外政策加以全盤檢討，而當選後的第一外交任務厥為獲致越戰的光榮結束。今年一月，尼氏於其就職演說中，更正式發表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大意謂與共黨國家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已臨；同時又謂我們不希望人人皆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試圖使任何人皆不作我們的敵人；在這個世界中，不論大小國家都不應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生活。這些言論，已可表現尼氏對外交策的輪廓。

本年七月下旬，尼克森與其國務卿羅吉斯斯同時分別訪問亞洲各國，曾先後把美國政府對亞洲政策的新路線作了更明白而更具體的說明。尼氏不但要積極設法停止越戰，把美國軍隊陸續自東南亞撤出，而且要把亞洲國家的安全完全交由亞洲人自理，美國今後決不再有類似越戰的承諾，雖然在經濟上

可能作必要的支援。

這種新政策雖未否定美國過去的承諾，但無疑的是力求逐漸自亞洲擺脫。美國輿論對尼氏此種構想大都表示滿意，他們認為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作法。可是這種擺脫政策到底是不是真正符合美國最高的利益呢？現在且讓我們借箸為美國籌之。

二 美國前途是寄於向西開展的

我們要明瞭亞洲與美國的關係，不能不從歷史事實稍加探究。科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原是一種意外的收穫，他之所以向西航行，初以為這是到達中國的捷徑，因為當時土耳其人扼住了歐亞交通的咽喉——君士但丁堡（伊士但堡）。美國人祖先英國清教徒乘「五月花」號遠航大西洋彼岸，則是想擺脫歐洲的束縛，另覓自由發展的新天地。其後美國十三州獨立，造成近代世界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也是要遠離歐洲的傳統，俾能自求多福。

美國獨立後，由東海岸的十三州不斷向西開發，以次越過中部、西部，而達到太平洋的海岸。迄一八九八年，美、西（班牙）戰爭之後，美國飛機佔領了菲律賓、夏威夷、波多黎哥及關島，於是又成為太平洋的一個強國。從這時起，美國事實上更已遠離歐洲，而與太平洋及亞洲方面發生了密切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美國初期嚴守中立，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忽然偷襲珍珠港，大有直窺美國西海岸之勢，美國始不能不被迫參戰。經過數年的艱苦搏鬥，才把亞洲第一強國日本擊敗，於是又佔領了前由日本統治的許多太平洋島嶼，不但取得琉球羣島為美國軍事基地，而且也佔領過日本三島。雖然菲律賓業已獨立，但美、菲關係則仍然密切。所以二次大戰以

後，美國與太平洋及亞洲的關係，實在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了。

由上述情形觀之，已經足以證明美國自立國以來，其所以能於不滿二百年期間，不斷壯大，不斷富強，至今成爲世界上的超等強國，完全是建立在向西面開展的事實上，這種歷史的事實，美國人當然知道最爲深切。

三 美國的門羅主義從未適用於亞洲

美國前途既是寄存於向西開展的，所以美國外交的基本國策——門羅主義，也從未適用於太平洋與亞洲方面。美國當立國初年，在世界各國中，尤其和歐洲當時的許多帝國主義國家比較起來，顯然是新興國家。美國對外政策，除了革命時期曾與法國聯盟以制英國而外，其後當華盛頓將軍做滿兩屆總統，發表臨別贈言時，即忠告美國人民今後切勿與歐洲國家發生牽連。到了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在其致國會咨文中，更正式提出兩項外交原則：（一）反對歐洲殖民主義繼續在美洲蔓延；（二）反對歐洲國家對美洲事務的干涉。其後由此而演生「美洲爲美洲人的美洲」的說法，再引伸而爲「歐洲不得干涉美洲，美洲亦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百餘年來，美國的對外政策始終脫不了門羅主義的窠臼。美國爲什麼要以門羅主義爲其外交上的指導方針呢？其正確的答案，就是美國要遠離歐洲，使美國外交走上以美國利益爲前提的獨立作風。

但是美國是否真的永遠自陷於孤立主義呢？我們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美國的門羅主義，以至後來所產生的孤立主義，都只是適用歐洲方面，其在太平洋與亞洲方面，則從來不曾適用過。自美、西戰爭後，美國不但業已成爲太平洋強國，而且對亞洲大陸，尤其對中國問題，已亦深感興趣。例如一八四四年，美國與中國簽訂了「望夏條約」（Wanghia Treaty）；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提督皮里（Commodore M. C. Perry）又打開了日本鎖國主義的門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所提出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什麼是門戶開放政策？簡言之，就是美國目擊當時歐洲帝國主義者希圖瓜分中國的陰謀，因而向有關各國提出備忘錄，表示美國希望對中國利益有

均沾的機會，同時也主張維持中國領土的完整。美國爲什麼反對列強瓜分中國？顯然是因爲他前來亞洲稍遲一步，並未取得勢力範圍，而且也因爲本身已經地大物博，對中國原無領土野心，所以拿門戶開放來對抗歐洲列強，可說利人利己的作法。不論怎樣，由此可以證明美國對亞洲絕未以門羅主義爲其指導方針。

不過美國雖對中國主張門戶開放，但其後當日本與俄帝於一九〇四年爲爭奪滿洲權益而爆發戰爭時，日本取代俄國的特殊地位，美國亦莫可如何。一九三一年，日本又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北各省，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雖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向日本及中國致送備忘錄，表示不承認任何情形的改變，而亦未採取積極行動，故日本並未因此而有所顧忌。迨我國對日實行焦土抗戰，美國雖在道義上予我以同情，但並無實際的支援，直到美國因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始敢放手與我合作。可見美國對亞洲政策雖不受門羅主義的限制，但仍惜其未能及時採取機先的行動，卒致中國陷於八年的長期抗戰，而美國的珍珠港亦遭受日本的偷襲。

四 二次大戰後美國對亞洲的失策

美國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其所以未能採取必要行動，其情形是可以諒解的，但是在美國業已參戰的時期，美國仍未能把握亞洲問題的重心，先後種下了許多惡因，實在使我們大惑不解，而且也不能不令我們痛心。

中、美兩國具有特殊的友好關係，如果說美國在二次大戰中不關心中國，或者說美國不願見中國強大，那是沒有根據的。只是由於許多因素，包括國際共黨的陰謀在內，使美國決策者在無意中犯了不少的錯誤。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會議時，原亦能尊重蔣總統的意見，並且也有意把戰後亞洲的安定重心置放在中華民國。然而不幸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會議之際，羅斯福總統爲了要促使蘇俄出兵遠東，竟無端的與史達林簽定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密約不僅使蘇俄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所喪失的特權，且連帶使中國大陸種下了淪於鐵幕的惡因。實在說來，這一密約之簽定，乃是今天冷戰綿延不已，使美國陷於內外交迫苦境中的遠因。

雅爾達密約雖誤於前，然而在大戰結束後，當蘇俄侵略野心暴露，東西冷戰發生之日，如果美國能够及時警覺，把目光照顧到世界的全面，一面搶救歐洲及中近東的危機，一面注意到亞洲，尤其中國大陸的安全，則中共匪幫斷不能輕易竊據整個中國大陸。不幸美國當時採取歐洲第一政策，而當我政府方致力削平共匪叛亂的時候，反而壓迫我政府與共匪組織聯合政府，由於我政府不能接受此種要求，美國竟採取撤手政策，而蘇俄則以全力支持共匪，結果迫使我政府不能不避地來台。中國大陸淪陷以後，美國仍未改變其忽視亞洲的錯誤，反而由國務院發佈聲明，謂美國國防線係北起阿拉斯加，沿阿留申羣島、日本羣島、琉球羣島而達菲律賓羣島。因此，遂引起一九五〇年六月間，蘇俄唆使北韓進攻南韓的大戰。由於美國既明言南韓不在美國防線之內，則無怪引起共黨的「人棄我取」的野心，如此說來，則謂韓戰實由美啓其戎機，亦未為過。

韓戰爆發後，美國誠然立刻改變了對亞洲政策的錯誤，不但美國直接參加韓戰，而且把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其後更與中、韓、日、菲、澳、紐諸國分別簽訂防衛協定，並且成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使與中央公約及北大西洋公約連成一氣，造成對共產鐵幕的包圍圈。

美國為完成這樣綿長而浩大的包圍線，在各地先後建立的海陸空軍事基地不下百餘處，不僅花了鉅額資金，而且費了無限的心血，當然是值得舉世的敬佩。然而這種純消極性的防衛工事，和二次大戰前的法國馬其諾防線是同樣的徒勞，雖然也暫時發生了遏阻的作用。美國為什麼不在韓戰以後採取更積極的攻勢防衛政策呢？推原其故，當然是受美國傳統的門羅主義之限制。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五〇年的年代，蘇俄不過剛剛偷得原子試爆的祕密，根本還談不上原子武力，這時美國是惟一擁有原子武器的真正超等強國，其威望真可謂如日中天，世界上除共產集團外，沒有那一個國家不以美國的馬首是瞻。假使美國當時而能採用麥克阿瑟將軍的建議，一面由北韓渡過鴨綠江，直搗中國大陸的東北，一面由中華民國揮師渡海，進攻大陸沿海地區，則新成立的中共偽政權之瓦解是可翹足而待的。中共偽政權而果崩潰，美國自可乘其戰勝餘威以壓迫蘇俄，使其俯首就範。但美國此時竟無此遠圖，不僅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統帥之職，且明白宣佈美國作戰目的只在維持韓

國北緯三十八度的防線。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將軍競選總統時，杜勒斯曾提出所謂「解放政策」以替代「防堵政策」的新口號，但在艾氏上台後不久，史達林忽然逝世，蘇俄當即提出「和平共存」的笑臉攻勢，西方人士信以為真，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時又匆匆簽訂了韓戰停火協定，同時也連帶解決了越南問題，從此美國遂將「解放政策」束之高閣，因為他們相信「防堵政策」業已大功告成了。

殊不知當美國朝野人士認為防堵政策業已奏效，西方可以高枕無憂之時，而蘇俄忽於一九五七年十月發射了兩顆地球衛星，搶先完成了洲際飛彈的製造。因此，不但使美國辛苦建立的許多陸海空軍基地喪失其包圍的意義，而且使美國本土的安全也遭受直接威脅。黑魯曉夫於是立刻利用洲際飛彈以壓迫美國及西方國家，自一九五七年底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止，數年之間，冷戰形勢大為逆轉，幾使美國及西方國家無法招架。

古巴事件使蘇俄公開向美國屈服，誠然是美國一次重大勝利，但美國仍然未因此而獲得政策上的新覺悟，反而惹起許多新麻煩。這種新麻煩之所以產生，嚴格言之，也未嘗不是由於墨守「防堵政策」的老調而引起的。例如甘迺迪總統在古巴事件之後，即提出「大西洋社團」(Atlantic Community)的大計劃，其目的為加強美國對西歐同盟國家在軍事、政治與經濟方面的領導，因而引起法國戴高樂的疑忌，遂決意擺脫美國，而自行建立第三勢力。所以結果不僅未能加強反共的團結，反而大大的削弱了原有的防堵陣線。其在亞洲方面，則因匪俄發生裂痕，毛匪為表示其與蘇俄分道揚鑣，執行世界革命的戰爭路線起見，既向印度發動邊界戰爭，復唆使胡志明向越南進行侵略，於是使美國不能不陷於越戰的深淵之中。

美國為履行其對越南的承諾，不惜投入五十二萬以上的軍隊，不惜耗費差不多到一千億美元的資金，以期保衛越南的生存，而遏止整個東南亞的赤化，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原是值得舉世欽敬的。然而數年以來，美國所要求的目的不但未能實現，反而弄到焦頭爛額，以致遭受國內外輿論的攻擊，迫使詹森總統不得不放棄連任總統的競選。因此，美國人以為美國之參加越戰是政策上的根本錯誤，今後不但應從速結束越戰，而且應對整個亞洲政策重行釐定，以免重蹈越戰的覆轍。

但是我們站在客觀立場來看，美國在冷戰中所採取的「防堵政策」固然

是正確的，然而由於自始即故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在實際作戰時，也是自縛手脚，公然以不求勝利爲目的。在韓戰時以維持北緯三十八度爲最高要求，在越戰中則以保持北緯十七度爲最大限度，使敵人永遠掌握主動，以致疲於奔命，而無法使敵人屈服。在越戰時，美國雖曾轟炸北越，然始終不敢對敵人政治與經濟的首腦——河內與海防，施以必要的打擊。在此種情形下，北越及越共雖明知其不易獲得全面勝利，把美軍趕出越南，但至少亦有不致遭受全面失敗的危險，因爲美軍已保障不進攻北緯十七度以北。所以北越雖遭嚴重損失，而仍敢再接再厲，作戰到底。其所以勉強接受巴黎和談，要不外使美國停止對北越的轟炸，藉以稍事喘息，以便捲土重來，與美軍周旋至於無限期的拖延，使美軍知難而退爲止。可見美國不是不能贏得越戰的勝利，而是不敢冒險去贏得勝利，其所以不敢冒險贏得越戰勝利，則恐怕是由於墨守消極的防堵政策之故。

五 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

美國在越南作戰既以不求勝利爲目的，其不能獲得光榮的結束，乃是必然的結果，求仁得仁，初無埋怨的必要。但是美國人是世界上最驕傲的民族，他們是不能認輸的，同時也是缺乏忍耐性的。無怪年來美國全國上下厭戰反戰的情緒普遍蔓延，尤其青年們因此而發生許多不正常的動亂，使美國社會陷於深深不安的狀態。因爲這一情形的日趨嚴重，所以如何結束戰爭與如何避免同樣的戰爭之捲入，幾乎成爲全國人士的共同課題。

尼克森在去年競選總統的時候，對內，他提出了「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口號，對外，他主張以結束越戰爲第一優先，及全盤檢討對外承諾的方針。今年一月，尼氏在宣誓就職時，他又把對外政策的原則作了簡要的說明，他說現在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將臨；又說雖不能使每一個國家都成美國的朋友，至少可使所有國家都不是美國的敵人，更要使所有國家都不在憤怒下孤立。

尼氏此種外交政策的觀念，實際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的「外交季刊」中即已醞釀成熟了，他在那裏所寫的「越戰以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 Nam)一文，就已經把他的新亞洲政策描寫了一個粗淺的輪廓。他說

：越戰結束後，美國不應再充世界警察，即令必不得已也是有限的。又說：要想使美國承擔對亞洲的責任，必須先有下列兩項條件的存在：①由該區域國家以集體努力來防堵外來威脅；如此種努力而告失敗，則②由集體要求美國給予援助。

本年七月下旬，尼克森與國務卿羅吉斯同時分別訪問亞洲各國，其目的即在將其新亞洲政策向各國說明，以期獲得各友邦的諒解。在尼氏出發訪問亞洲之前，美國國務院宣佈對大陸共匪兩項政策的放寬：①美國遊客或旅居外國之美籍公民今後得購買一百元之共匪貨物（在以往不得有任何由大陸匪區貨物攜入美國境內）。②六種美國公民，包括國會議員、新聞記者、教授、已獲學位之研究生及正在大學求學之學生，以及科學家、醫生、紅十字會代表等，可不經國務院核准，即可前往大陸訪問。

七月廿五日，尼克森行抵關島時，在對記者談話中，曾將對亞洲政策的基本原則予以說明：①今後亞洲國家應自行担負其安全的責任，不要依賴美國；②美國將不否定其對盟國條約上的承諾，但希望削減軍援，尤其在人員方面。美參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德稱之爲「關島主義」，足以代表美國對亞洲政策的新轉變。並謂「我贊同那篇聲明，因爲它爲美國和亞洲提供了健全的方向」。而衆議院共和黨領袖福特也同意曼斯菲德的意見，他說：「總統的新亞洲政策不僅對美國，即對整個東南亞都好」。

羅吉斯於訪問日、韓之後，於八月初旬前來中華民國訪問，他於離去的時候招待新聞記者，表示美國對華政策不變，不但繼續維持中美條約諾言，且仍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及不承認共匪爲政權的一貫立場。至於關於美國最近宣佈對共匪兩項政策上的放寬，則認爲係應付美國內部困難的有限的改變，不足影響美國的基本方針云。

其後尼、羅二氏先後重返美國，尼氏即召集國會兩黨領袖廿二人在白宮舉行簡報，將其亞洲政策新方針予以說明。根據新聞週刊（八月十八日出版）記者布洛克（Joel Blocker）的報導，尼氏的新亞洲政策約有下述五點：

（一）美國仍將尊重對亞洲國家現存條約的諾言。但此種儀式的諾言，雖然尼氏在每一站都照例唸誦，惟其意義遠不及其音調所含者之甚。因爲美國對亞洲承諾的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公約，其詞句非常浮泛，可予美國有不採取行動的活動餘地。

(二)美國將不再對亞洲接受任何新的正式承諾。這一點已由尼氏顧問人員解說絕無任何條件之限制。

(三)防止內部顛覆的最好方法為消除足以產生此種事實的情況。故必需有「預防的藥劑」，而在亞洲國家進行經濟與社會改革時，美國將視情形予以經濟支援。

(四)美國軍隊將不再承担亞洲國家平服內亂的任務。如在美國利益要求範圍內，可能給予物質或技術援助。

(五)亞洲的和平主要的要靠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以達到之。

新聞週刊記者並且評論說：「尼克森的新政策，顯然是要從亞洲大陸擺脫出來。」同時又說：「總之，這是把杜勒斯與魯斯克等所小心培植的對北平在外交上孤立，在教條上防堵的政策，已經宣告死亡了。」

上述五點是新聞記者分析的要點，雖然不能說是美國政府官方的聲明，但無論如何，總可以看出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的重要方針。

六 尼氏新亞洲政策的動機

尼克森為什麼要提出新亞洲政策呢？我們分析起來，似乎有下述數端。

(一)首先就是想使美國不再捲入類似越南戰爭的漩渦。他認為欲避免捲入同樣戰爭，則必須避免同樣情勢的產生。因此，除了使巴黎和談成功，以緩將越戰達到越南化而外，不能不同時期求與大陸共匪獲致相當的和解，以緩和其對外侵略的野心。而最要緊的，就是將亞洲各國的安全交由亞洲國家經由集體的或聯合的努力以達成，惟在必要時美國可從旁予以支援，這樣，美國就可置身事外，而不致捲入亞洲今後可能發生的戰禍。

(二)亞洲的共禍，其主要來源為中國大陸的共匪偽政權。現在共匪與蘇俄的裂痕日深，隨時皆有互相火拼之可能，而共匪內部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業已造成四分五裂，內鬨之烈已達極點，正已陷於內外交迫的危險狀態。誠如新聞週刊(八月十八日)所說，尼克森新政策的主要假設，乃在認定共匪的直接威脅，已遠不如以前歷任政府所想像之甚。羅吉斯在澳洲坎培拉說：「雖然我們喜歡說中共是一個強國，但是我們應記住這一強國是可能性大於其

實際性。我以為許多人傾向於把中共的實力和他們的宣傳等量齊觀。」由此可見美國政府之所以想改變其對亞洲政策，尤其對共匪的防堵計劃，乃是認為大陸共匪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威脅，正好網開一面，以免狗急跳牆。不如此也，他們認為共匪方與蘇俄劍拔弩張，美國雖無意於作左右袒，然而不妨對共匪略示和緩之意，以增強其對蘇修鬥爭之敵愾，於是促使共黨集團趨趨混亂，而坐收漁人之利。

(三)美國認為共匪已逐漸形成為核子國家，不久且可能發展中程及遠程飛彈。如此種情勢而果存在，則美國的安全不能依賴在亞洲對共匪的防堵，甚至在太平洋的許多基地也失去其意義。加以日本要求歸還琉球的壓力愈來愈大，美國勢不能不來自琉球撤退的打算。誠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八月二十五日)所載之「美國在亞洲的新防線嗎？」一文中所云：「美國之從越南撤退軍隊，乃是美國自亞洲大陸擺脫的第一步。許多高級軍事將領都同意一種觀念，即從現有的許多基地——琉球、日本，甚至在菲律賓的傳統基地撤退。現在尚未獲得最後決定，但五角大廈正在研究之中。惟有一點業已定局，那就是不論其他基地如何，若干基地，例如在南韓者則將永久保持。……在積極研究下——其第一步所選擇的新安全防線——已經選定三個太平洋中的羣島，即所謂「米克朗尼西亞」(Micronesia)。這些羣島比琉球與美國較接近一千餘英里之途程。……」這是從軍事的觀點上而考慮自亞洲擺脫的理由。

(四)然而最迫切的理由，恐怕還是對內重於對外。我們知道，由於美國遭受越戰的困擾，不但左傾的人士高叫反戰的口號，即昔日積極反共的人士，也逐漸趨向孤立，所以尼克森上台後為應付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能不改變其一向所持鷹派立場。因為尼克森雖取得美國的行政大權，而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則把握在反對的民主黨手裏。如果他能順利達成越戰和談，能從亞洲大陸擺脫出來，則明年期中選舉或可取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如此，則其施政方針得以隨心應手，威望自將大為增高。即令其政策無法達到他的願望，然而，這樣至少可以表示其對美國一般人的要求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迄至一九七二年大選時，對他連任總統的競選是有莫大的幫助。

七 亞洲與美國的安全

尼克森總統是我國的好友，對共匪的禍患認識極為透澈，過去為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的努力，無疑的值得我們的欽佩。但是我們對於他所構想的亞洲政策，不能不貢獻我們的淺見。

首先我們要說的，就是亞洲的安全與美國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過去由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對亞洲的忽略，尤其對中國問題處理的失策，以致造成韓戰與越戰，使美國不能不從井救人，因而遭受莫大的犧牲。現在大陸共匪的侵略威脅，並不減於昔日，共匪仇美帝的心理，亦未因仇蘇修而有絲毫改變。故美國認為可以與其棄嫌修好，令其放棄對外擴張，接受國際社會的束縛，使美國得減輕對亞洲的承諾，同時避免匪、美間直接衝突的危機，這種構想在未免過於天真。

其次，美國軍事家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共匪即將有中程核子飛彈，可以命中大陸邊緣的美國軍事基地，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而美國本地的長程飛彈足以作報復的主要武器，而不必靠共匪門前的美國武力。倘若不是核子飛彈之戰爭，則美國空運軍隊與快速艦隊亦足以應付事變。至於盟邦內部之顛覆叛亂，則係各國的內政問題，美國可以不問。所以基於此一構想，美國之從亞洲及大陸邊緣撤出，對美國安全殊無危險。我們認為這是更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就令美國在太平洋防線撤退至「米克朗尼西亞」，亦未必可以避免與大陸共匪之衝突，反之，適足以引誘共匪及北韓與北越的野心，正如一九四九年，當大陸淪陷後，美國國務院聲明南韓不在美國防線之內，結果引起韓國戰爭是一樣的。

美國希望亞洲國家今後採取集體行動以保衛亞洲地區的安全，這種主張原是極正確的，但是為建立亞洲的共同防衛體系，卻不是憑空可以達成，因為亞洲國家情形相當複雜，各國意志極不一致，要想使其自動聯合起來，建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共同防衛體系，至少在目前是難於有希望的。在此種情形下，若干搖擺不定的國家，眼見美國態度的轉變，為求苟全計，他們不但不能走向團結抗共的路線，反而將加緊謀求與共匪及其他共黨政權相妥協。如此，則不僅東南亞地區有落在共黨魔掌的危機，即太平洋若干國

家亦將無法生存。若美國認為這些地區的淪陷對美國無關痛癢，那麼，美國在太平洋建立一條新防線也是多餘的。然而美國能够冒如此重大的危險嗎？

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自由國家與共產集團爭生死亡的世界，冷戰的形勢雖不若以前的危急，然美國之為共產國家主要敵人，則依然如昔；美國如不能繼續擔負自由世界的保鑣責任，則許多所謂不結盟國家固然將倒向共黨的懷抱，即昔日一貫接受美國領導的盟邦，殆亦不免望風轉舵，到那時美國要回頭來爭取領導權，就難以恢復其過去的信譽了。

在韓戰爆發之日，美國覺悟到以往的失策，於是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到詹森止，尤其杜勒斯與魯斯克的苦心經營，在大陸邊緣完成一條堅強的包圍線。他們如此設計，如此努力，在表面上固然是為保障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而實際則是以保障美國本身安全為第一前提。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對美國各大學校友會理事會演說時，把亞洲的重要與美國安全的關係，說得至為透闢，他說：「現在亞洲是人類爭取獨立、秩序與生存的嚴重戰場。」又說：「如果亞洲有持久和平，所有人類皆將蒙受其福祉。但是如果亞洲和平而果失墮，則我們不論在任何地方的成就，皆無安全之可言。」他又指出美國是太平洋強國，而美國亦將永久留在亞洲。關於越南，他認為等於是歐洲的希臘。在越南作戰，阻止共黨擴張，正如二次大戰後在希臘阻止共黨對西歐侵略一樣重要。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好像一面盾牌，在這一盾牌後面，亞洲國家才得建立區域組織，發展經濟，亦如二次大戰後西歐各國所為者然。所以美國對亞洲的作為，乃是以太平洋國家身分，在亞洲履行其職責。今天亞洲的情形依然如故，亞洲對美國安全的關係也依然如故。這是客觀的事實，不是主觀的空論所能改變。

記得當一九六三年春夏間，當時戴高樂倡建第三勢力，和甘迺迪總統的大計劃作對，美國當時有人主張自歐洲撤退，以壓迫戴高樂就範。但是又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美國不能自歐洲撤退的苦衷。他說美國在歐洲，好像一個荷蘭小童以其手指塞住海堤上的漏洞一樣，如果他把手指拔了出來，那麼他和海堤將同時遭受澆沒。今日美國在亞洲的情形，恐怕也與荷蘭小童一樣，如果要想從亞洲擺脫，其危險將連累到美國本身。要之，亞洲與美國的安全，應該是美國今後制定亞洲政策的第一優先考慮。